

告別薇安

014043885

1247.7
904-2

安妮宝贝

告别薇安



北航

C1731732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I247.7

904-2

目 录

1	告别薇安
21	七年
35	暖暖
51	最后约期
65	小镇生活
93	无处告别
105	下坠
117	午夜飞行
129	疼
135	呼吸

145	空城
159	伤口
167	生命是幻觉
173	一个人的夜晚
181	如风
187	交换
191	七月与安生
221	烟火夜

告别薇安

他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这样也好，也许她就会随时出现。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如此容易沉沦，他不知道是游戏本身，还是因为这仅仅是属于他和她之间的秘密。

他不记得是某月某日，在网上邂逅这个女孩。MIRC里她的名字排在一大串字母中。Vivian，应该是维维安。可是他叫她薇安。

也许是周六的凌晨两点。失眠的感觉就好像自杀。

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。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，爱情的一幕。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缠绕着心脏，直到感觉缺氧苍白。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，Hi。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，Hi。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。

他：不睡觉？

安：不睡觉。

他：帕格尼尼有时会谋杀我。

安：他只需要两根弦。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就这样开始。

聊了很久。中途他们休息三分钟，他去倒咖啡，站起来的时候

撞倒一把椅子，然后又重新开始。对话原来和下棋一样，是需要对手的，势均力敌才能维持长久的趣味。他们继续时而晦涩时而简单的语言。天色发亮的时候，她说她得去睡觉。他们没有约再见的时

他在卫生间里用冷水冲澡。探头去看镜子，看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。其实他害怕的只是被寂寞谋杀。没有对手。在现实的人群中，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

每天早上他坐地铁去公司上班，在地铁车站买一杯热咖啡，然后在等车的间隙把它喝完。从地下走到地面的时候，他总是习惯性微微眯起眼睛。明亮阳光像生活一样让人感觉局促。大街上到处是尘土和物质的气息。

他：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。

安：我知道。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衣的男人。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。你只穿系带的皮鞋，从不穿白袜子。你不用电动剃须刀。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。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的喝。但是你肯定很瘦。

他：还有一点你肯定不知道。

安：？

他：？

走出地铁车站以后，他要经过大街中心的一个广场。那里有大片的樱花树林，是他眼中这个城市最温情的地方。走进公司所在的大厦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他低下头，轻轻呼吸残留在肩上的花朵清香。衣服上常常黏着细小的粉色花瓣，他把它们摘下来咀嚼。

那一天。也是在电梯里，乔对他说，它们有味道吗？她是他的

同事，不在同一个部门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也许和你的嘴唇一样。乔微微吃惊地睁大眼睛，然后她笑了。

这个女孩喜欢喝冰水。喜欢的装束是白棉布裙子，光脚穿球鞋。头发很长。有漆黑明亮的眼睛。不化妆。十二岁暗恋班上的英俊男生。高中时最喜欢的男人是海明威。

安：你知道海明威是怎么死的吗？

他：不知道。

安：他把猎枪塞进自己的嘴巴，一扣扳机……

他：嗯。

安：然后他整个头盖骨都被掀飞。

他：很惨烈。

安：不是惨烈。

安：仅仅是他喜欢的方式而已。

他：你喜欢他的方式？

安：呵呵。

安：是的。我常常想，人应该如何决绝地处理自己。

安：可是生活已经把我们折磨得半死不活。

他不是太确定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，他是在网上认识她的。他没有见过她的样子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似乎并没有这样有趣的女孩。她的想法有时使他怀疑她是个男人，可是她是可爱的。她有她自己的谈话方式，他同样喜欢。

那个深夜又与薇安在网上相遇。他说，出来见一面好吗，我们去哈根达斯。她曾告诉他喜欢吃冰激凌。她说，是南京路上的伊势

丹吗，那里有一家。他说随你挑吧。

他一直相信她和他在同一个城市。在聊天的时候，她有很好的情趣和他谈论 Kenzo 的新款香水。她告诉他，她喜欢上海的地铁。在站台上等候，她常常有一种欲望。想突然地跳下去，然后当地铁呼啸而来，再奋力爬上台阶。她说，她喜欢这种幻想。

你喜欢看海吗，她说，大海是地球最清澈温暖的一颗眼泪。他在那里笑她，但是上海只有一条脏脏的黄浦江。

他很清楚她不会轻易答应出来和他见面。有一度时间，上海的网民习惯这种聚会。十多个人一起出去喝酒，打保龄。男人比较多一些。当然他也曾和女孩约会。网络是接近陌生人的最安全方式。他和近二十个网上认识的女孩见过面。有些一起吃顿饭就散了，再也没有见过下一次。也有例外的，比如他的前度女友蕾丝，是他见过的上网女孩里面最漂亮的一个。

这段轻率的恋情持续了六个月。那是一种猎手般迅速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，后来感觉到它的残酷。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像一个暴食的人，有了一个空虚的胃。

他只是这样地问她，没有抱任何期望。

聊天也是好的。光着脚盘坐在大藤椅上，有时会拿一块蓝色的碎花毛毯盖在肩头和膝盖上。中途会再去煮一壶咖啡，常常会因为腿麻又恍然地碰翻什么东西。凌晨，他们下网。照例数到一至三，然后一起键入 Quit，这是他需要分享的温暖的一刻。这种感觉使他沉沦。可是他相信自己是清醒的，清醒地投入网络的虚拟和情缘的迷离之中。

他开始想念她。下班，在地铁车站上，想着深夜对谈时一些可爱的细节。她的邪气慧黠的腔调，那些晦涩简单的语句。他未曾遇见过这样冰雪般凛冽的女孩。

有一次，他们在网上谈到爱情。

安：还记得第一次和女孩做爱的情形吗。

他：记得。

安：印象最深的是——

他：她眼中的泪水，流到我的手指上，很温暖。

安：你的手指从此失去了贞洁。

他：呵呵。

安：呵呵。

他：为什么要问这个。

安：想知道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情。

他：也许还残余着百分之十。我感觉它即将腐烂。

安：不相信爱情的人，会比平常的人容易不快乐。

他：你呢。

安：有时候我的心是满的。有时候是空的。

他挤在下班的人潮中，涌进地铁车厢。微微的晃动中，车厢里苍白的灯光照亮黑暗的隧道。他四处观望了一下，突然感觉她也许就在他的身边，是陌生人群中的任意一个。车厢里的年轻女孩，很多是 office 小姐，一律的套装和精致的妆容。但是他感觉她不会是这样一类。她在网上似乎是无业游民，无所事事的散淡样子，而且常常深夜出现。

他想如果她在这里，她会辨认出他。一个固守自己生活方式的

男人。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。平头。用草香味的古龙水。也许她正在暗处发笑。但是她不会上来对他说你好。她只是暗暗发笑。

因为开始留心，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存在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和他在同一个站台上，等不同方向的一班地铁。短短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在那里和他一样的神情冷淡，带一点点慵懒。她穿宽大的洗旧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，瘦瘦的手腕上套一大串暗色的银镯，头发漆黑浓郁，光脚穿着绕着细细带子的麻编凉鞋。她喜欢斜挎一个大大的背包，有时从那里扯出一副耳机，塞着耳朵。听音乐的时候，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疏离和冷漠。他一直想知道，她听的是否是帕格尼尼。

有时候，他想他应该突然地走上去，对她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如果是她，她会邪气而天真地抬起头看他，用她惯有的似乎不怀好意的笑容。如果不是她，那么她会扭过脸去。可是，他想留出多一点的时间看她。悠闲而笃定的。这个游戏他可以控制结局。

周末，公司去酒吧聚会。乔走过来请他跳舞。乔说，还记得我的嘴唇吗。她侧着脸在阴影中对他微笑。他抱住她，发现她已经醉了。John走过来拉住乔的手臂，你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公司里的同事都知道John对乔的暗恋。虽然乔有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摄影师男友。

乔推开John的手。她的蔷薇般酡然的脸颊伏在他的肩上。她睁着明亮的眼睛看他。林，和我跳舞。他看了看身边尴尬的John。他把她拖出了酒吧。

已经是午夜。在狭小的公寓电梯里，她再次仰起脸问他是否还记得她的嘴唇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然后突然地把她推倒在电梯门上。他粗暴地亲吻她。她轻声地说，我很久没有做爱。他去英国已经两年，我没有和任何男人做爱。她唇上的口红开始颓败，像黑暗中被烧灼着的花瓣，无法自控。

他不记得和她做了几次，最后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陷入沉睡。在她的抚摸中他清醒过来。他再次要她。她脸上扭曲着痛苦的表情，低声哀求他。他把她的长发拉起来，告诉我，你不会爱上我。他听到自己麻木的声音。

她在羞耻和快乐中，仰起如花般盛开的脸。我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，林，你是自由的。她的眼泪从眼角滑落。他的手指轻轻地颤动了一下。黑暗中眼泪的温度超出了他的记忆。

黄昏的地铁站发生一起事故。

地铁呼啸而来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飞身跃向轨道。紧急的刹车声和尖叫在空气中凝滞。他夹在混乱的人群中，看了看出事的位置。鲜红的血迹呈喷射状。他看到一只苍白的手轻轻地摊开在那里。什么也没有抓住。

他挤出人群的时候，看到那个黑衣女孩。她的耳朵上塞着耳机，远远地站在那里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走向出口通道。他突然觉得胃里有空虚的烧灼感，通道口涌进来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睛。他再次回转身去。深夜，他和薇安刚刚讨论过生命的末日。他也许永远都不会见到她。

他看到那个女孩走过来。他平静地等着她走到他的身边。然后

他说，薇安，喝杯咖啡吧。

女孩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高领无袖的棉T恤，手腕上一大串银镯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音，眼角涂着银白的亮粉。是这个夏天女孩最in的化妆。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颗浅褐色的眼泪痣。

她抬起脸看他，她没有笑。可是我的名字是Vivian，她说。她的声音是有些沙的，寂静的感觉。

他带她去了他每天早上买咖啡的店铺，Happy Cafe。他问她，你喜欢喝哪一种咖啡。她说，Cappuccino。而他的口味是意大利的Espresso，他不介意这个小小的差别。

他说，那个男人肯定是死了。女孩淡淡地用手指抚摸着盛咖啡的白瓷杯子。死亡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也许他刚失业，也许他面临离婚，也许他上当受骗，也许他仅仅是厌倦。女孩把她的耳机放回包里。她说，如果他挨过那一刻，他就可以喝杯香浓的咖啡。

Vivian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。他们有一些随意的约会，常常就是在Happy Cafe。

她称他为咖啡男人，因为他的生活不能缺少这种沉郁苦涩的液体。他终于搞清楚她听的音乐，不是帕格尼尼，而是Ban的低音萨克斯风。

她是个独特的女孩，脸上惯有那种淡漠的表情。陪着他喝咖啡的时候，她的话非常少。

有时他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她的手指上，他轻轻地抚摸着她指尖的那部分肌肤，她就抬起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他带她去哈根达斯。带她去真锅，那家华亭路上的日本咖啡店。

带她去 Time Passage。所有他曾在网上对薇安聊到过的地方。阴暗的光线下，他看着她眼角闪烁的那颗褐色泪痣。他不想轻易地亲吻她。她坚持他得叫她 Vivian。

她说，我不想做你想象中的那个人。你其实是个非常自私的男人，你知道吗。

也许，他想。自私的男人才会二十九年如一日地穿棉布衬衣和系带翻绒皮鞋，Kenzo 的青草味香水一买就一百五十毫升。他习惯了自己的感觉，而身边的这个世界远远不符合他的梦想。

他在网上又遇见薇安。他想起地铁女孩的洁白手指，轻轻地放在咖啡杯子上的样子。

他：如果明天就是末日，你会和我见面吗。

安：不会。

他：为什么。

安：感觉我们也许每天都在擦肩而过。或许一生都不会谋面。

安：让世界保持它一些神秘的方式，而且成人的游戏我们需要规则。

每周他去乔的公寓一两次，如果乔打他电话。

乔很清楚他们的现状。在她的男友从英国回来之前，他们是彼此寂寞和欲望的填充。当然，他们也随时可以分开。她给他做晚饭。有时半夜醒过来，看到身边这个熟睡中的男人。他的脸是英俊的。平时的冷漠表情在睡眠中显得温情，像一个天真的孩子。男人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，是可爱的瞬间，回复他们人性中甜美脆弱的一面。她轻轻地抚摸他。她知道他们的身体痴缠太久，所以灵魂越走越远。

又或许，她根本始终都未曾掌握过他的灵魂。

她记得他在电梯门口咀嚼着樱花花瓣的样子，他的身上散发淡而流离的花香，他的眼睛显得忧郁。当一个女孩觉得她不太容易了解那个男人的时候，她会爱他。乔也一样。乔发现自己已无法选择坚强。

试着问他，如果有孩子了……乔小心地看着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是冷漠的。

他说，你自己要小心，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

可是，乔软弱地抚摸着手指，如果有了呢。

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他说，不要给我找麻烦，请你记住。

Vivian。他轻声地叫她，看着她侧过脸来疑问的温柔的表情。在地铁空旷的站台上，地铁呼啸的声音远远地消失。他相信这是她和他玩的一个游戏。只是现在这个游戏里处于控制地位的角色开始转变。如果她承认她是薇安，那么她就是。如果她不承认，那么她至少是 Vivian。

在深夜的聊天里，他对着一个显示器，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，孤独的声音，就好像血液在脉管里翻涌。她的语言一句句地出现，一句句地消失。随时都是末日。

再见的时候他们开始有晚安吻，她打上一个*号。在他感冒的时候，在他对她说他觉得有些冷的时候。她说，好好睡觉，乖。然后随着 Quit 的键入，一切终止。

Vivian 是他触手可及的女孩。至少他有一部分幻想在她的身上。爱情也不过就是如此的幻觉，使他暂时忘记自己在乔身上的欲望，

那些无耻的冰冷的欲望。

他说我想告诉你 Cappuccino 的制作方法：将深烘焙的咖啡倒入杯子，加上砂糖和一大勺鲜奶油，再撒些柠檬片。柳橙片也可以。然后是肉桂。

Vivian 笑了，你可以去 Cafe 打工，如此专业。

他说，我大学毕业时，最想做的工作是在酒吧调酒和煮咖啡。夜色沉寂而迷乱，是他喜欢的时段。漂亮女孩独自坐在吧台的一角抽烟。咖啡的浓香与烟草和香水交织。唱片放着谋杀人思想的帕格尼尼，无止境的感觉，可以深陷。然后白天睡觉，与日光之下的世界隔绝。可是现实不容许他过如此散淡的生活。他每天都顶着阳光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穿行。

我是个喜欢阴暗的男人，他说，他轻轻地在阳光下眯起眼睛。

世界再次强迫他赤裸地出现在日光之下，光线似乎可以在刹那间让他灰飞烟灭，烧灼的感觉如此疼痛。当乔在电梯门口对他说，她已经和在英国的男友分手，她有了孩子。所有等电梯的公司同事都在那里，并非不知道他和她之间的隐情。可是乔就是要大声地让他们知道，他对她负有责任，他必须对她负责。John 走过来，表情复杂地说，林早点让我们吃喜糖。同事笑着开始调侃。

他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。他的眼睛刺痛而晕眩。他在被迫的情绪中感觉到自己的厌恶。

这一天是乔二十四岁的生日。那个黄昏天色异常阴暗。他尽力控制着自己，走出地铁车厢以后，到 Happy Cafe 买热咖啡喝。乔打通他的手机。她说，晚上你过来。他沉默没有说话。女人在陷入

痴情以后开始变得愚蠢，他对她的愚蠢已经厌倦。他听到她在那里哭泣，她说，你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。她挂上了电话。

他从没有想到过婚姻。这是可笑的。乔违背了他们这个游戏的规则。

我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，她说过。然后她一意孤行。

他开始想念薇安。他有五天没有在网上遇见她，她行踪不定。这是倒霉的一天，他想。

他会在网上对她说，我不快乐。薇安。然后薇安会打出一个问号，用他们惯有的默契的方式。她总是给彼此留出足够的余地，她如此冰雪聪明。

晚上他在网上等待薇安。他的咖啡一点点变冷，眼皮突突地跳。他预感她今晚也许不会出现，他被内心的孤独感折磨得崩溃。他又开始想起乔温暖的身体。他只需要她的身体，不是全部。

十一点，他关掉电脑。他穿上棉布衬衣，灰色袜子和系带的翻绒皮鞋。空荡荡的大街上，路灯光亮是惨白的。他拦了一辆 taxi，直奔乔的公寓。电梯依然狭小闷热，让他想起那个狂乱的夜晚，乔蔷薇般酡然的脸在他的手心中如花盛开。某一个时刻里，他们一样的孤独，所以彼此需要。可是他不爱她。

他的心里还有百分之十的爱情，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。

乔打开门的时候，房间里一片漆黑。他们在黑暗中沉默地对视了几秒。然后他反手关上门，像一只兽一样沉默而粗暴地把她推翻在墙壁上。为什么快乐如此短暂易逝，当他离开她的身体时，他内心里有惘然的无助。只有这一刻没有孤独，没有对这个世界清醒的

意识，才没有绝望。然后乔打开了灯。他厌恶地挡住自己的眼睛，他说，我讨厌光线，你知道的。

她说，我们应该谈谈清楚。

没什么好谈的。他疲倦地躺在床上闭起眼睛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了。

乔固执地翻转他的身体，她的眼睛是红肿的。她真的不再美丽。她说，我很爱很爱你，林。她的眼睛空洞而悲哀地看着他。

不要说这种废话，他说，你可以嫁给 John，嫁给任何一个想娶你的男人。可我能给你的，只是这些。就好像我在你身上所需要的，也只是这些。请原谅我如此现实。我所需要的和所付出的必须同等。

乔不再说话。他关掉了灯。房间里又回复漆黑。

他醒过来是凌晨三点，他的身边没有乔。风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，是寒冷的。

他打开灯，房间里寂静空旷，只有墙壁上乔大幅的黑白照片，是她的男友去英国之前替她拍的。乔美丽的脸上有脆弱而天真的笑容。在现实中她不是他的同类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

只有 Vivian 才能和他共同玩一个游戏，因为彼此都有冷漠的耐心。而乔是脆弱而天真的，她需要温暖，需要诺言和永恒。

推开卫生间的门，他看到乔躺在放满冷水的浴缸里。浴缸里的水已经被血染成深红，血从她悬空的手臂滴落在瓷砖上。她的脸寂静地仰在那里，就像一朵枯萎的洁白的花朵。

他在扑鼻的血腥气中，伏下身体剧烈地呕吐起来。

最后一次从公安局出来。他疲倦地等在公司的电梯门口，没有